

尚書精義
七



義 精 書 尙

(七)

撰 倫 黃

尙書精義卷四十一

公曰。君薨。天壽平格。保乂有殷。有殷嗣。天滅威。今汝永念。則有固命。厥亂明。我新造邦。無垢曰。天之所以壽中宗。高宗。祖甲者。以有和平感格之德也。何以明之。有殷之君。大抵嗣天心以除虐耳。除去虐民之事。則民安矣。滅威者。除虐之謂也。使人君有此和平感格之德。非得賢臣輔相之可乎。又曰。汝召公長念人主。當有平格之德。盡心以輔相之。則天命堅固。不至渙散。其爲治也。郁乎渙然。足以明我周家新造之天下矣。夫人臣事君。動欲上合天心。其敢以私意雜其間乎。此三代之臣。所以爲純臣也。

張氏曰。武丁之類。皆有商平格之君也。伊尹甘盤之徒。皆保乂有商之臣也。平者。言其德不偏也。格者。言其道之有至也。惠足以補其君者。保也。才足以治其事者。乂也。天相平格之君。與夫保乂有殷之臣。皆降之以永年。而不中絕其命。故曰天壽。

又曰。亂我新造邦者。所以治之而使不亂。明我新造邦者。所以明之而使不昏也。

呂氏曰。商家君臣之盛。天之所壽者。是至公極盡道理。商家君臣。至公無私。既極其至。所以壽之。扶持輔相。保乂有商。前許多聖賢維持。又到天壽平格。保乂有商地位。今嗣子紂不能到。天便滅絕。而加之以威。以是知天命果然不易。天難謬。今命不在天。只在召公永念與不永念。便是天命固不固處。若知

常能時時保護。則有固命。天命一從而固。其治煥然一新。而顯明于我新造之邦。使億萬斯年而不墜。若不永年念。目下便以爲安時。豈不知必到覆亡地位。蓋天命之固不固。只在召公之念永不永。公曰。君薨。在昔上帝。割申勸寧王之德。其集大命于厥躬。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。亦惟有若虢叔。有若閔天。有若散宜生。有若泰顛。有若南宮括。

無垢曰。東坡曰。寧王武王也。天降割喪文王。申勸武王。而集大命也。蓋天勸文王修德久矣。詩曰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蓋曰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。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。純亦不已。文王不已處。卽天勸之也。武王有聖德。復受天命。是天重勸武王之德也。以其有德。故集大命于厥躬。而身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也。有夏中國也。中國遭紂之亂。其敗壞不修。乖離不和也久矣。文王于此時。獨能修其敗壞。和其乖離。此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也。亦惟有若虢叔。有若閔天。有若散宜生。有若泰顛。有若南宮括。言文王修和有夏。亦惟此五人之力耳。孔安國謂。虢國叔字。文王弟。閔氏天名。又曰。散泰南宮皆氏。宜生顛括皆名。文王有此五人。亦猶成湯太甲之有伊尹太戊祖乙高宗之有伊陟巫賢輩也。是則成王左右。其可一日無周召乎。然而不及太公者。以太公主兵事。非文王本心也。

呂氏曰。周公前此說商家聖賢之君六七作。所以致如此功業者。皆賴輔相之人。此又舉迫切本家事。說與他。蓋古人相訓告。自遠及近。其情漸至。其語漸切。故前面說商家。後面說本家事。所以使召公聽。

之切也。割、裁正之意。申、申重之意。勸、勸相之意。當時天佑周家一箇委曲裁成輔相如此。故我寧王所以至于動無過則。皆是上帝裁割申重勸相委曲之至如此。見得武王天人無間處。所以庶幾能集天下之大命于其身。

又曰：無能往來。茲迪彝教。文王蔑德降于國人。亦惟純佑秉德。迪知天威。乃惟時昭文王迪見。冒聞于上帝。惟時受有殷命哉。

無垢曰：此言修和有夏。文王全賴此五人也。使文王無此五人。往來中外。道此彝常之教于下民。則文王無從有德意降于國人矣。其敗壞乖離。何時而已哉。以文王之聖。尚不可無人爲之助。況于成王。乃能獨爲之。而周召不在朝廷乎。蓋周召天下善類之宗也。周召去則善類去。善類去。其誰與共治天下乎。又曰：純佑卽前天惟純佑命之意。秉德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之意。其詳已前陳于商家矣。故此以亦惟一語該之。使召公自會也。夫五人昭文王之德意。使文王之德行顯然著見。覆冒西土。下合民心。民心卽天帝也。故聞于上帝。而文王受此殷家之天下。然則文王有此五人。故得有天命。成王無周召在朝廷。天意未可知也。周公深知天意所在。故爲召公別白而言也。

張氏曰：君任道。臣任事。任道者常逸。任事者常勞。彝教雖出于文王。往來而迪之。使其德降于國人者。實賴五臣而已。故周公又以謂若無此五人奔走往來。以爲文王之助。則文王雖有彝教。其誰迪之。此文王所以蔑有德而降于國人也。

武王惟茲四人。尙迪有祿。後暨武王。誕將天威。咸劉厥敵。惟茲四人。昭武王。惟冒丕單稱德。

無垢曰。此四人。後與武王大舉天威。皆劉厥敵。謂誅紂伐奄之類也。言四人暨武王。豈以四人主伐紂之謀與。惟尹躬暨湯之意同乎。四人在文王時。修和有夏。在武王時。咸劉厥敵。爲將爲相。無不可者。其亦天下之英傑矣。又曰。此四人所以劉厥敵者。去惡除害。而昭布武王之德意。覆冒天下也。天下盡被武王之德。故無小無大。盡稱頌武王之德。而無異辭。四人之功。爲如何哉。嗚呼。朝廷不可闕人如此。周公與召公。豈忍以脫去爲高。而使文武之德。不克終乎。

今在予小子旦。若游大川。予往暨汝奭。其濟小子。同末在位。誕無我責。收罔勛不及。者造德不降。我則鳴鳥不聞。矧曰其有能格。

無垢曰。今我觀朝廷之勢。如游大川中。向非我與公。左右協力輔贊成王。以濟此艱難。成王在位。如未卽政。天下安平時。則我與召公。無大責矣。其自任如此。可見周公之忠聖。夫以周公之聖。召公之賢。輔弼成王。疑若無難事矣。而有大川之喻者何也。蓋天下之事。以易自處。則百事皆忽。而禍起于談笑。以難自處。則思患豫防。而功可成于不日。

又曰。周公之意。必欲輔成王。如商家諸人之格于皇天上帝。使成王有不勉不及之心。則周召當左右檢束收斂之。使必如商家諸賢君可也。儻老成有德。如召公者。以引去爲高。不降意以輔成成王。以續文武之業。雖前有鳳鳴岐山之瑞。我且不得與聞矣。況能格于皇天上帝乎。

張氏曰。易以涉大川。喻濟大難。高宗之命傳說。若濟巨川。用汝作舟楫。然則游大川者。非得臣以爲之助。則莫之或濟矣。周公自謂予小子旦。當周家艱難之事。若游大川然。故自今已往。暨汝君奭。其濟小子。助成王是也。若游大川者。必其于濟。然後可以無沈溺之患。今我暨汝。同心協力。以濟成王。同成王。未。在。位。之。時。庶幾乎可以無大責也。且成王未。在。位。未。有。所。知。以。得。周。公。召。公。爲。之。左。右。爲。之。訓。導。遂。至。于。奄。有。天。下。而。承。文。武。莫。大。之。基。緒。今。既。在。位。矣。復。遭。周。家。之。大。難。而。成。王。有。所。不。堪。而。二。公。濟。之。同。未。在。位。之。時。則。其。所。以。輔。于。成。王。者。終。始。之。道。盡。矣。此。大。臣。之。節。可。以。無。大。責。也。

呂氏曰。周公說文王武王。得天之佑。又得許多人。方能濟王業。今盡付于小子旦。如何獨自做得。且如文武之時。比至如涉大川一般。正要召公同濟此大險。周公說前時如此。今日卻似自教我一人。擔當此大事。一人划船。如何划得過岸也。

公曰。嗚呼。君肆其監于茲。我受命無疆。惟休。亦大惟艱。告君乃猷裕。我不以後人迷。

無垢曰。有無疆之休。必有無疆之恤。得人則爲無窮之休美。非其人則有無窮之艱難矣。召公視此。其可不留在朝廷乎。以此知周公之留。未嘗有一毫爲人謀也。爲天下國家而已矣。又曰。周公以謂爲召公計。當謀以寬裕爲心。以寬裕爲心。而不以引去爲高。則周公之心。以寬裕矣。豈特周公寬裕。賢者舉動。必爲世法。事君以寬裕爲心。期以歲月。致君于堯舜之上。不當急迫以引去爲高。則後世之爲人臣者。皆顯然知寬裕爲臣子之道也。使召公以引去爲高。則後人皆迷于事君之義矣。

張氏曰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則我之周家受命。可謂有無疆之休矣。然而不欽厥德。則早墜厥命。不常厥德。則九有以亡。故曰。亦大惟艱。告君乃猷裕。我不以後人迷者。周公告召公。使之長慮卻顧。當謀所以裕我者。使我綽綽然而有裕也。召公之所以謀裕周公者。豈有他哉。蓋亦啓迪成王。而引之以當道使之不以下缺。案原本

公曰。前人敷乃心。乃悉命汝。作汝民極。曰。汝明勛偶王。在亶。乘茲大命。惟文王德。丕承無疆之恤。

無垢曰。偶左右之義也。亶誠信也。蓋誠信則能行天命。不信不誠。此鬼蜮中人也。其何以行天命乎。明勉謂昭然見左右成王之道。不可不勉也。無窮以憂其何以堪承之。欲大承無窮之憂。而不失其道者。止法文王之德而已。文王之德何德也。卽任賢圖治之德也。君德在任賢。今周召皆去。成王何以爲君乎。武王顧命如此。召公其可不念諸。

張氏曰。陽奇而陰偶。偶者二之謂也。婦者夫之偶也。臣者君之偶也。臣雖爲君之偶。當明勛其所以偶王之道也。明所以偶王之道。而不至于昏昧。勛所以偶王之道。而不至于怠棄。明勛偶王之道。在亶乘茲大命而已。蓋有德者。必爲天之所命。能爲文王之德。以丕承無疆之恤。則天命故可以永保也。

公曰。君告汝。朕允保奭。其汝克敬。以予監于殷喪大否。肆念我天威。予不允。惟若茲誥。

無垢曰。允信也。周公所信者。朝廷有人。則治。無人則亂。遠觀商室。近觀文武。莫不若是。則今所告召公者。無非周公所信者。非道聽塗說之比也。然而周公如此。豈非大賢乎。曰。不然也。世已衰矣。事亦急矣。

周公儻如召公之去朝廷。則存亡未可知也。故上稱君言我之所告。無非我之所深信者。今稱保稱夷。又言汝當克敬。我之所言。夫何故。以我親見殷紂之喪亡大亂。及念我周家。仗天威以伐紂。以紂不道。朝廷無賢者也。故召公不可不敬我言。而輕去國也。

張氏曰。否者。秦之反也。否之時。陽消而陰長。大往而小來。上下不交。而天下無邦。然則殷喪大否。在召公不可不襄周公而監之也。以殷喪大否之如此。故今天我天威。不可不念之也。予不允。則是在我者。不能克敬也。不能克敬。則喪亡無日。故亦如此告之。所言喪大否也。

予惟曰。襄我二人。汝有合哉。言曰。在時二人。天休滋至。惟時二人弗戡。其汝克敬德。明我俊民。在讓後人于不時。

無垢曰。召公言曰。成王業誠在吾二人。然而文武以積德天之休美。雜沓而至。顧我與周公。其何以當之。則召公之憂畏小心。亦可見矣。予觀周公之心。一以天下國家爲重。而召公之心。以鎮守名節爲重。二人之在朝廷。周公經綸造化。召公彌縫贊襄。天下安得不治。人主安得有過乎。無周公則幾務不理。無召公則過惡必滋。

張氏曰。在己者。能欽德。則內足以盡己。在人者。能明俊民而讓之。則外足以得人。明俊民則無蔽賢之實。在讓則有不爭之德。人臣之善。無大於此。後人所以于汝而大之也。

嗚呼。篤棗時二人。我式克至于今日休。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。不冒海隅出日。罔不率俾。公曰。君。予不惠。

若茲多誥。予惟用閔于天越民。

案此條經解水樂大典原缺

公曰。嗚呼。君惟乃知民德。亦罔不能厥初。惟其終。祇若茲。往敬用治。

無垢曰。民之爲德。多銳于始而怠于終。以言召公初輔成王。盡心朝廷。幾銳于始矣。成王雖卽政。文武之業未廣。乃欲潔身求去。是幾于不能終也。惟當與周公盡心以輔成王。使爲周家賢君。則可以逃責矣。儻如以去爲高。是不善其終也。

張氏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常人之情也。祇若茲。往敬用治。所以克謹厥終而已。能謹厥終者。將以成民之德故也。雖然。慎始非難。而慎終爲尤難。周公之告召公。使之相成王。以克成厥終。故其言有及于此。

蔡叔旣沒。王命蔡仲。踐諸侯位。作蔡仲之命。

蔡仲之命

惟周公位冢宰。正百工。羣叔流言。乃致辟管叔于商。囚蔡叔于郭鄰。以車七乘。降霍叔于庶人。三年不齒。蔡仲克庸祇德。周公以爲卿士。叔卒。乃命諸王。邦之蔡。

無垢曰。伊尹放太甲于桐宮。取天下而自爲之。當時卿士庶人。不疑其有篡君之心。周公以叔父之親。信人之德。輔成王于黼屨。三叔皆其兄弟也。而反流言以惑成王。豈周公之德。不及伊尹哉。蓋風俗寢薄。無夏商忠厚敦朴之氣也。蔡仲克庸祇德。豈周禮所謂中和祇庸孝友六德歟。蔡仲有是二德矣。故

周公舉而用之。儻使周公疑忌羣叔。而并及其子。是周公亦可疑矣。周公不疑羣叔。而羣叔流言。是管叔自取其誅。蔡叔自取其囚。霍叔自取其降。非周公有意也。三叔既自取其罪。而周公舉用其子。觀其至誠不疑之心。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。則三叔之罪。又可見矣。

東坡曰。蔡叔之罪。至是已赦之。故言既沒。又謂蔡仲之命。必于叔卒之後。

林氏曰。天下之道。二仁義而已。仁者所以愛。親親爲先。義者所以制。尊尊爲尙。聖人之心。未嘗不欲兩存。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。吾則舍其一。存其一。既存其一。則事之大者必舉。而小者有所不恤也。非不足恤也。事不能以兼全。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。聖人之心。惟示以公。事一定而天下無可疑者矣。夫武王老。而成王未生。管叔已有繼武王之心。奈何迫于周公之聖。而陰懷不平之心。迨成王嗣位尙幼。而周公代之。是以向日不平之心。倡爲流言不已。又縱之以叛。則商民之亂愈熾。天下之惑愈甚。周室未能保其有國也。故周公去親親之仁。而存尊尊之義。不忍舍尊尊之義。而自顧其小節也。寧在己有自愧之德。而措天下之安寧。不忍使王室之危。而爲天下之害也。此所謂不幸不獲于兩全。捨其小而存其大者矣。又曰。周公相武王而定天下。武王疾而作代死之書。相成王而致太平。成王壯而有復辟之請。此爲己乎。爲天下乎。蔡叔叛而囚之。其子仲賢而復封之。此爲己乎。其心不在于一己。而在天下也必矣。

張氏曰。德出于所性。庸之祇之在人而已。克庸德。則能常厥德者也。克祇德。則能欽厥德者也。以其克

庸祗德。此周公所以用之爲卿士。蓋位以德序故也。

呂氏曰。象之于舜。使之完廩。使之浚井。其所以殺舜者亦多。而舜終不殺象者。蓋象之害舜。止于舜之一身。故舜不以一身而殺兄弟。至于周公。乃天下準的。三叔動搖周公。是動搖周之社稷。管叔罪尤重。故不得不殺之。蔡叔霍叔之罪輕。故不得不囚之。降之。囚蔡叔以車七乘。所以使其徒衆之少。教他自反。自怨自艾。降霍叔祗待三年。將還其舊封。大抵周公分付處。蔡叔于郭鄰之地。蓋嘗日日望蔡叔于三年間。柰何終身不改。而周公許多恩意。無所分付。幸而其子能用敬德。則周公之心自少尉。故命之以爲卿士。如鯀之爲惡。舜殛之。禹乃嗣興。抑彼取此。父罪子賢。而任用之矣。

王若曰。小子胡。惟爾率德改行。克慎厥猷。肆予命爾侯于東土。往卽乃封。敬哉。

無垢曰。文武之德。爲世標準。爲子孫者。豈可不率乎。蔡仲能改父之行。率祖宗之德。此資質之美者。周公所以命諸王而復封之也。又曰。蔡仲能率德改行。質固美矣。復戒之以敬者。以蔡仲年尙少。執德未堅。恐其自滿也。譬之張弓。矢未及鏃而發之。則所及不遠矣。故戒之以敬。使之進而不已。諺曰。百尺竿頭。更須進步。此言雖質。其理有可取者。孔氏曰。率德者。率文武之德。改行者。改父之行。

呂氏曰。周公以成王之命。告蔡仲。爾得侯于東土。緣爾能克用敬德。汝既往就乃封。不可不敬此德。爾尙蓋前人之愆。惟忠惟孝。爾乃邁迹。自身克勤無怠。以垂憲乃後。

無垢曰。蔡叔之惡。在于不忠不孝。欲蓋其愆者無他。忠孝而已。此周公庶幾蔡仲蓋其父之愆也。忠則

不欺其君。孝則能事其親。夫能以忠孝事君親。則無不可矣。又曰。蔡仲生羣叔之間。而能脫身自立于善。曰克勤于祗庸之德。而無怠惰之心。其質美矣。此其所以能垂憲于後歟。

林氏曰。無以慰君親之心。則無以盡躬行之實。無以盡躬行之實。則無以爲後人之法。此古聖人所以命人臣。而形告戒之辭者。非有他也。忠孝必貴于兩全。是以副君親而無愧。蹤迹必冀其可驗。是以善躬行而無忽。然後上焉可以顯其親。雖前人之有過。得以掩而蓋之也。下焉可以貽其法。在後世之子孫。得以視而式之也。又曰。蔡叔協商人以叛。則不忠莫甚焉。棄文王而黨武庚。則不孝莫甚焉。

張氏曰。夫蔡叔之過。以君臣言之。則爲不忠。以親親言之。則爲不孝。然則前人之愆。在于不忠不孝。爲之子孫者。將欲立身揚名。以掩其父之過惡。故在于忠孝而已。又曰。有可述之道者。則其子不得不述。有可繼之迹者。則其子不可不繼。蔡叔之不忠不孝。非所可述也。非所可繼也。然則爲之子者。故當邁迹自身。克勤則外不惰於事。無怠則內不懈於心。能邁迹自身。克勤無怠。則道可傳于後世。

呂氏曰。周公視兄弟爲一體。見得蔡叔得罪于天下。周公常若身犯之。日日愧悚。無箇道理。遏絕遮蔽得。幸而得仲改行。立身揚名。以顯父母。蓋得蔡叔之愆。故告蔡仲。爾如今庶幾可以蓋得前人之愆。須當盡其忠與孝。永遠其蹤迹。自其身始。克勤無怠。使步武可觀。以垂法於後。

率乃祖文王之彝訓。無若爾考之違王命。

無垢曰。率乃祖之彝訓。卽率德也。無若爾考之違王命。卽改行也。

林氏曰。人子之心。惟欲法父母之所行。所爲者也。然繼其父之可法者。人子之幸也。繼其父之有過者。人子之不幸也。人子于此。宜如何邪。其父不善。而其祖善。遵其祖常行之道。而蓋其父不善之愆。則向之所不幸者。乃所以爲深大幸也。

臨川曰。命公義之大者也。諱私恩之小者也。私恩之小。不可以廢公義之大。且名之幽厲。雖孝子慈孫。百世不能改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尙不能得以改也。而況于人臣乎。夫惟如此。故人莫敢于私恩廢公義。爲善者知有所恃。爲惡者知有所懼。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。

呂氏曰。當時三叔如此。殷民傷動已多了。周公如此。又怕有一人如此來犯天命。以傷骨肉之親。故謂幸而有文王之訓可學。不可如前人之違王命。何者。一人違王命尙不可。而今三叔皆如此。此外又豈可添人。

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民心無常。惟惠之懷。爲善不同。同歸于治。爲惡不同。同歸于亂。爾其戒哉。

無垢曰。所謂天者。不必他求。在我而已。我無失德。則心逸日休。是天輔我。儻惟失德。則心勞日拙。是天絕之矣。天豈有親疏哉。惟德之輔耳。惠之所在。民心之所在也。無惠則民心去矣。民亦豈有常心哉。此雖成王命蔡仲。實周公之言也。又曰。孟子曰。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其身矣。夫所謂善者。果何物哉。天理常明。無一毫之私欲。其遇事而見。或謂之仁。義禮智。或謂之誠。或謂之浩然之氣。名雖不同。其爲善則一而已。蓋發于惻隱。則爲仁。發于羞惡。則爲義。發于辭遜者爲禮。發于是非。則爲智。事親則爲

孝事君則爲忠。治民則爲惠。善雖不同。皆足以致治。儻不仁不智。無禮無義。事親則不孝。事君則不忠。治民則無惠。或溺于聲色。或溺于貨利。惡雖不同。皆足以致亂。可不慎歟。

林氏曰。善惡非止于一端。而治亂無過于兩塗。勤于爲善。非必以我之善。如彼之善。而後可以成其治。凡舉措而得其善者。無有不入于治也。勤于爲惡。非必以我之惡。如彼之惡。而後乃至于亂。凡舉措陷于惡者。無有不入于亂也。善惡雖殊。而治亂則一。爲諸侯者。豈可忽哉。

張氏曰。順之者存。逆之者亡。則天故無私親也。所輔者德而已。撫之則后。虐之則讎。則民故無常懷也。所懷者惠而已。詩曰。皇天親有德。則德爲天所輔。可知矣。經曰。安民則惠。黎民懷之。則惠爲民所懷。可知矣。可欲之謂善。可惡之謂惡。天下所可欲之事。雖不同也。要其所同歸。則歸于治而已。天下所可惡之事。雖不同也。要其所同歸。則歸于亂而已。爲諸侯者。上必欲爲天所輔。下必欲爲民所懷。爲善之效。旣如彼。爲惡之應。又如此。則蔡仲者。豈可不戒之哉。

慎厥初。惟厥終。終以不困。不惟厥終。終以困窮。

無垢曰。孔子云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止吾止也。召公曰。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古語曰。行百里者半九十。此言終之難也。齊桓其初任用賢臣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葵丘之會。微有驕色。叛者九國。唐太宗勤勞憂畏。身致太平。末年寢弛。于嫡庶之分不明。至欲引佩刀自刺。唐明皇卽位之初。勵精求治。末年惑于李林甫。播遷西蜀。唐憲宗卽位之初。亦慨然圖治。淮西旣平。志意驕惰。服方士之藥。以至忿躁。爲宦官

所弑。此數君者。其初非不美也。而執志不堅。中道而廢。以至困窮。信乎終之之難也。此周公之戒。所以反覆于終之之說歟。豈以感激者多銳于初。而怠于終乎。蔡仲自己發憤爲善。欲蓋前人之愆。誠恐爲日滋久。怠心乘之。則終歸于殆而已。其可不戒邪。

林氏曰。有國者。莫難于爲可繼之道。何則。人之立事。無不銳于始。而勸于初。至其中而稍怠。則瀆漫而不振。蓋不思其可繼之道。故其未必至于斯也。惟能盡戒慎于其始。而又思其所以爲可繼之道。則自初及終。行之不倦。用之有常。其效又豈止于旦暮之暫。而不可延于歲月之久哉。苟惟圖于始。而不圖于終。是雖有一時之功。而非所以爲善後之計。其入于困窮之害也。必矣。

懋乃攸績。睦乃四鄰。以蕃王室。以和兄弟。

無垢曰。在己則當盡其職事。在四鄰則當致其輯睦。在王室則當屏蕃。在同姓則當協和。故戒之懋攸績。睦四鄰。蕃王室。和兄弟。其事之多如此。可謂難矣。惟知其難。然後能戒慎。則必有以處之。懋乃攸績者。謂事事當有成功也。睦乃四鄰。以蕃王室者。謂有叛者。則率諸侯以伐之也。以和兄弟者。謂同姓之國。有未睦者。爲睦之也。然聰明才智。則能事事有功。曲盡人情。則能睦四鄰。蕃王室。和兄弟矣。要非戒謹不能也。

史氏曰。懋勉所立之功。則德近乎忠。親睦所交之鄰國。則德近乎厚。列五等之封。環千里之寄。孜孜爲是者。豈有他哉。亦曰尊親而已。以蕃王室。則至尊者無憂。以和兄弟。則至親者有賴。尊尊而親親。則所

謂諸侯之績者。無過于此矣。

張氏曰。積功之成。謂之績。則績者。非一朝一夕之所積。不能懋之。則或至幾成而廢者有矣。則績不可不懋也。能懋乃攸績。則國治矣。然後其于四鄰。又不可不與之睦也。小大相比。內外相維。聘問以時。往來以禮。此所以睦四鄰之道。在我者。能懋乃攸績。在外者。乃能睦四鄰。然後可以同力協德。以爲中國之扞蔽。而中國賴之以安矣。故繼之以蕃王室。蓋王室以諸侯爲蕃。爲諸侯而不能懋。乃攸績。睦乃四鄰。則中國無所恃賴。而其蕃缺矣。睦乃四鄰。則睦之而已。至于和兄弟。則又相與爲兄弟。而無或乖戾者也。

康濟小民。率自中。無作聰明。亂舊章。詳乃視聽。罔以側言改厥度。則予一人汝嘉。王曰。嗚呼。小子胡。汝往哉。無荒棄朕命。

無垢曰。康濟小民。無他以我之情。自度之足矣。我欲安逸。天下豈可使之勞。我欲飽煖。天下豈可使之飢寒。如是則能康濟之矣。率自中。謂取度于我中心也。一決于我中懷。又恐其任聰明。以亂先王之典法也。故曰。無作聰明。亂舊章。先王以公道治天下。不以私意違人情。故爲典法。以遺後人。儻任私意。則亂其法矣。大率聰明絕人者。好興事功。而易憲度。蓋恃其聰明。以爲前無古人。後無作者。此周公所以戒也。

東坡曰。以一偏之言。而改其常度。非其本心也。生于視聽之不審耳。故患常在速。不在緩。緩則視聽審。